

譯者的養成： 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

賴慈芸 著

國立編譯館 主編・出版
鼎文書局 總經銷

H/315.9
201042

譯者的養成： 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

賴慈芸 著

九十八年五月初版



國立編譯館 主編・出版
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譯者的養成：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賴慈芸著；
——初版——臺北市：編譯館，民 98.05
面； 公分

ISBN 978-986-01-7948-4 (平裝)

1. 翻譯學 2. 語文教學

811.7

98004602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的養成： 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

作者：賴慈芸
主編者：國立編譯館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藍順德
出版者：國立編譯館

地址：10644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

電話：02-33225558

傳真：02-33225598

網址：<http://www.nict.gov.tw>

總經理：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045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49 號 4 樓

電話：02-23319797 (代表號)

傳真：02-23819663

劃撥：0018163-5 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ting-wen.com>

展售門市：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一樓

電話：02-25180207 (代表號)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台中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台中市中區中山路 6 號

電話：04-22260330

傳真：04-22258234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貳佰伍拾元整 (平裝)

ISBN 978-986-01-7948-4

GPN 1009800622

※本書受著作權法保護，請尊重著作權。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請洽國立編譯館。

❖ 自序 ❖

翻譯需要學嗎？（不是會兩種語言的人都會嗎？）翻譯能教嗎？教什麼？（信達雅？）怎麼教？（不就是發篇文章做囉？）怎麼知道教的好不好？什麼是好的翻譯？

這些問題，在我做翻譯、學翻譯、研究翻譯、教翻譯的二十年來，不時都會遇到。無論是學生、老師、編輯、讀者，甚至譯者本身，都常有這些疑問。我開始教翻譯以後，也常常試著回答這些問題。這本書，就是我嘗試回答這些問題的結果。

如果以一句話來回答上述問題，我目前的回答是：專業翻譯是要學的，並不是會兩種語言的人都可以勝任，以後的訓練還會日益專業化；翻譯可以教，教翻譯技巧之外，文本分析、功能分析、翻譯工具、翻譯批評都要教；教學的方法除了翻譯實作之外，還可以採用翻譯過程的自我監控、同儕批評、翻譯計畫等方法；教的好不好是可以評量的；在明確說明判準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談什麼是好的翻譯。

但這當然不是最終的定論，而只是我目前的想法。有許多問題還沒有完整的答案，隨著翻譯產業的發展，也一定會有新的問題出現；我也還會繼續探索。本書收錄的是我教翻譯以來

的十篇論文，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翻譯教學與評量，關懷重點是學院內的學生譯者；第二部份是翻譯批評研究，則是針對已出版的譯作。但兩者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從如何設計課程、如何教翻譯、如何評量學生的表現，到如何批評譯作，都關係到譯者的養成。英國著名的翻譯教授紐馬克（Peter Newmark）主張翻譯批評是翻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非常贊成，甚至認為在台灣這樣倚重翻譯的社會，不光是譯者，一般讀者也都應具備判斷翻譯作品優劣的能力。因此我不但在本書的第一篇論文中呼籲大學應開設「翻譯概論與批評」通識課程，培養學生批評翻譯的眼光，也在第二部份收錄了個人的一些嘗試。

第一篇文章〈學院的翻譯與禁忌〉是對大學體制內翻譯課程規劃的一些想法。我主張翻譯課不應是外語科系的專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培養對翻譯的認知是每一個讀者的基礎素養。第二篇到第四篇文章都是翻譯教學上的實證研究。〈他們走了多遠？〉是以錯誤分析法，比較大學部、翻譯所和專業譯者針對同一作品的翻譯表現，試圖釐清學生的長處與不足之處，以修正教學方向。同時也藉著實際的批改說明，回答「翻譯在教什麼」的問題。〈大學部的翻譯教學：結合實習的翻譯教學計畫〉是實習經驗的報告，主張翻譯教學應與實際任務結合。〈分項單句練習的效用研究〉則是教學方法的實證研究：透過一個小規模的實驗，證實分項單句練習效用有限，建議教師多採取篇章翻譯，這兩篇都是在回答「怎麼教」的問題。五、六兩篇論文都與評量有關，回答「怎麼知道教的好不好」的問題。

〈翻譯測驗的研究及現況〉主要是文獻回顧，整理分析了目前各國的相關研究，以及各機構翻譯的考試方法；〈兩種翻譯評量工具的比較〉則是實證研究，比較量表評分法和錯誤扣分法兩種工具。

第二部分是針對已出版譯作的批評。〈兩岸翻譯規範差異的初步描述〉收集了十本兩岸同本異譯的作品，關切的是判準問題；由於兩岸對於翻譯的期待不同，對於什麼是「好的翻譯」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批評之前，必須先釐清判準。〈論童書翻譯之原則〉比較了八種《愛麗斯漫遊奇境記》的譯本；〈四種金庸譯本之比較〉則是同一作者四種英譯本的綜合譯評，兩篇重點都是文類與翻譯策略的關係；最後一篇〈評韓南的「明朝愛情故事」〉則是單一作品的譯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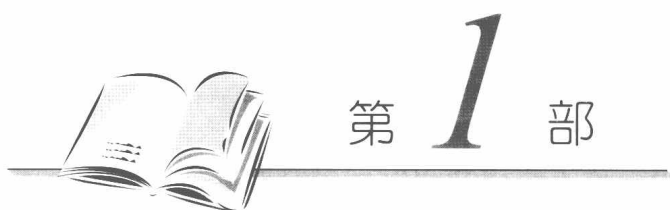
一路走來，需要感謝的人很多。感謝我的客戶、編輯和讀者，讓我有機會從事我深愛的翻譯工作；輔大翻譯所、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研究系的諸位師長和同學，讓我深入翻譯研究的迷人領域；銘傳大學應英系、輔大翻譯所和師大翻譯所的學生，讓我有機會摸索怎麼教翻譯；還有國立編譯館和研究團隊，讓我有機會研究學術翻譯機制和翻譯考試機制。最後，還要感謝師大翻譯所的同事：在這個溫馨的環境與你們共事是我的榮幸。

賴慈芸 2008年8月於師大

❖ 目 錄 ❖

自 序	i
目 錄	v
第一部 翻譯教學與評量	1
第一章 學院的翻譯與禁忌	3
第二章 他們走了多遠？——大學部學生、翻譯所學生與 專業譯者的翻譯表現比較	37
第三章 大學部的翻譯教學：結合實習的翻譯教學計畫	91
第四章 分項單句練習的效用研究	117
第五章 翻譯測驗的研究與現況	129
第六章 兩種翻譯評量工具的比較	161
第二部 翻譯批評	181
第七章 兩岸翻譯規範差異的初步描述	183
第八章 論童書翻譯之原則—— 以趙元任《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為例	215

第九章 評金庸的四個英譯本	245
第十章 評韓南新譯「明朝愛情故事」	279
結 語	291



翻譯教學與評量



學院的翻譯與禁忌¹

自從 1988 年輔大翻譯學研究所成立以來，這二十年間，國內各大學已設立不少翻譯系所和翻譯研究中心、翻譯學程等等；在國外取得翻譯相關博碩士學位的學者／譯者也越來越多，看起來翻譯已經逐漸脫離當年「不為人知」的地位，甚至隨著國際翻譯研究的迅速發展，隱隱然有成為顯學的趨勢，每年都有越來越多的翻譯研討會、期刊、專書出現，教育部也在 2007 年底舉辦了第一次的全國性翻譯能力考試。

但在學院之內，二十年並不算長，仍不足以贏得學院的信任；「翻譯」或「翻譯研究」還是一個新興學科。更不幸的是，翻譯是年代久遠、從事者眾的行業，又深具實務、日常、服務性質，人人都覺得能夠說上點話，更不利於翻譯的學術地位。而學院以原創性為尊，翻譯卻總是有本可循，更讓學院對翻譯的疑慮難消。比較容易讓學院接受的是文化研究，例如描述翻譯作品中的意識形態、文化過濾或性別議題等；

¹ 本論文初稿曾發表在第十一屆口筆譯教學研討會（2006）。

但這些研究對於實際翻譯活動的貢獻並不大。我承認學術研究本有其自主性，未必要有現實的指導意義；但我認為學院對翻譯的疑慮，事實上對於翻譯專業的發展相當不利，尤其以學術翻譯受到的影響最大。

我認為，目前翻譯最大的問題是社會普遍不以翻譯為專業，以致於譯格低落。² 林以亮曾批評現代詩人不重視詩的專業性，以致詩格不振：「大家誤以為自由詩最容易寫，以致於有很多不是詩人，不會寫，也沒有資格寫詩的人都來參加寫詩，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詩格最卑的現象，而詩也從來沒有受人這樣輕視過。」（3-4）把文中的詩人代換為譯者，或可部份解釋目前「翻譯品質不彰」³的現象：大家誤以為翻譯最容易，以致於有很多不是譯者，不會譯，也沒有資格翻譯的人都來翻譯，造成了譯格卑下的現象。翻譯看似門檻不高，嘗試者眾；報酬與成就感偏低，因此流動性大，使得專業團體、專業意識難以成形，無法產生長期的歸屬感與榮譽感，也難以透過資訊分享而提升專業技能，因此呈現自求多福，

² 譯者的負面形象有其歷史根源：中國自古為文化強勢國，譯出遠多於譯入，譯者以外國人為主，不受重視；清末以降的翻譯人員又參雜買辦形象，有文化忠誠問題，因此中國人心理上是有點排斥翻譯的。這與日本的情況大不相同。

³ 翻譯品質是否「不彰」，比起數十年前「進步」或「惡化」，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大規模而且可信的研究，比較常看到的是針對單一翻譯作品的訛誤提出的批評。這裡只是試圖回答下文中諸學者對翻譯的批評，不表示我對整體翻譯品質的看法。

且戰且走的局面。譯者、編輯和讀者都不夠清楚翻譯的本質，也會影響對翻譯的信任；這點也和新詩的問題很類似：「寫新詩和讀新詩的人始終對新詩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也不知道應從哪一方面著手，結果寫的人固然是沒有把握地盲目摸索，讀的人也不能對新詩產生信心。」（林以亮：2）對照學術翻譯的問題：由於實際從事學術翻譯的人往往沒有經過翻譯培訓，多半盲目摸索；讀者更不清楚翻譯涉及的問題，對翻譯也極為不信任。

社會如此，學院對翻譯的疑忌尤深。目前國內主要開設翻譯課程⁴的是外語科系，其中以英文系⁵最為重要。因此，若英文系不視翻譯為專業，更難要求其他學門。英文系既是翻譯課的主要開設場所，又對翻譯有諸多禁忌，造成翻譯的定位曖昧不明；而其它科系對翻譯都有實質上的需求，卻苦於翻譯不夠專業化、品質不穩定，對翻譯也是相當疑忌。以下先從英文系以外的疑慮談起，其次探討翻譯在英文系的地位，最後提出制度與課程調整等建議。

4 當然還有翻譯系。不過翻譯系設立時間較短，不在本文研究範圍之內。

5 國內的 English Department 有多種譯法，包括外文系、英語系、外語系、英文系等等。本文仿單德興〈建制化：初論英美文學研究在台灣〉一文的用法，一律以英文系稱之。在外文教育上，英文系「聲勢之大超過所有第二外國語文教學和研究的總和」（單德興：206）。根據2004年《臺灣翻譯產業現況調查研究》，開翻譯課程的英文相關科系有六十二個系，其他語文有開翻譯課程的相關科系則是三十五個（2-32），因此本文只討論英文系的問題。

□ 英文系之外的懷疑

在台灣，學術書籍的翻譯問題受到注意，大約始於 1980 年代中期。這可能與政治解嚴，各種社會學理論、批判理論大量出現有關。1987 年，薛興國在《當代》月刊上發表〈翻譯外國著作之必要〉；吳密察⁶也在次期的《當代》發表〈「岩波文庫」六十周年〉，除了介紹日本岩波文庫的學術翻譯成就之外，也對台灣的學術翻譯多有微詞。同一年，黃碧端在《聯合報》上發表〈翻譯與學術〉一文，呼籲學界重視學術翻譯的價值。到了 1993 年，出版、文化界、學界人士共三十二人，聯名發表了〈關於提昇翻譯品質的意見書〉一文；提到翻譯不能作為學術升等著作等結構性問題。1996 年因應教改會呼籲廢除國立編譯館，余伯泉在報紙上呼籲政府介入翻譯，把國立編譯館改為「國立譯館」；但這些都是見諸媒體的道德呼籲，並沒有提出學術上的研究。2000 年，網路報《明日報》開辦了「挑戰翻譯書」專區，集結了一些譯評。較具規模的研究，當以傅大為 2001 年的國科會研究計劃〈過去十年台灣的翻譯文化：從科普到人文〉，以及該計畫的『生產、閱讀、與教育』翻譯工作坊——檢視當前台灣的翻譯工業與翻譯文

⁶ 以筆名「黃宗儀」發表。此文後來收錄在吳密察《日本觀察：一個台灣的視野》（1992）中，吳密察本人在「出版後記」中說明當初係以筆名發表。

化」研討會為起點，發表的幾篇論文陸續收錄在《當代》月刊上⁷，也成立了「翻譯工作坊」網站⁸討論翻譯問題⁹。2005年，出版社會學著作的學術出版社「群學」，架構了「翻譯縱橫談」網站¹⁰，收錄了一些關於學術翻譯的討論。同年，王志弘以之前發表的幾篇論文為基礎，發表〈學術翻譯的症候與病理：台灣社會學翻譯研究，1950s—2000s〉，更全面性地分析了社會學範疇的翻譯狀況與問題。

但從薛興國舉的例子（韋伯、涂爾幹等）、發表討論的《當代》月刊和《社會學研究期刊》、「翻譯工作坊」、STS 虛擬社群¹¹、群學「翻譯縱橫談」的成員、王志弘的論文，關切的幾乎都是社會科學學門，旁及科學史、政治、教育、心理、歷史等人文學門，沒有一位出自外文學門。這些社會科

⁷ 包括傅大為的〈打開翻譯潘朵拉盒子〉、王道還的〈大學教授在翻譯事業中的角色與問題〉、潘震澤的〈科學書籍與科普書籍的翻譯〉、李孝悌的〈從近年史學著作中譯看台灣史學〉、陳巨擘的〈學術書籍翻譯市場的困境〉六篇文章。

⁸ <http://sts.nthu.edu.tw/transws/>

⁹ 但這個網站最近似乎不是很活躍，最新一篇譯評是2006/3/29日潘震澤評《腦內乾坤》一書，此後至今（2006/11）七個月都沒有新增文章。翻譯論述部分最新兩篇都是2005年在北京發表的簡體字文章轉載，議題均與台灣現況無涉。

¹⁰ <http://socio.com.tw/forum/index.php>。發表文章篇數比「翻譯工作坊」多。

¹¹ 科學、技術與社會學術社群，也是由傅大為主導，曾得到教育部科技顧問室的資助舉辦翻譯營隊，由跨校學者及研究生合力翻譯了《科技渴望社會》、《科技渴望性別》兩本論文集（群學，2004）。

學學者，除了王志弘（台大城鄉所博士／師大翻譯所碩士）之外，其他人都沒有進過真正的翻譯教室。以致於他們的呼籲，大部分都比較像羅賓遜（Douglas Robinson）所謂的「非譯者的外部觀點」（7）¹²，或多或少摻雜了一些對翻譯的誤解。

第一種態度是把「本門學者」與「翻譯能力」混為一談。薛興國的夢想是「中研院每一位研究員都應該先翻譯一本本門學術著作」（110）；陳巨擘也建議：「把學術書籍的翻譯列入教授升等的必要條件」（93,98）；王道還主張「大學教授成為知識書的翻譯主力，是應有之義」（58）；都是很典型的例子，認為只要是本門專家就可以生產出優秀的譯作。但從羅賓遜所謂的「譯者的內部觀點」（7）來看，「主題知識」當然是翻譯能力之一，但絕不是唯一的能力，也不是譯者的核心能力。紐伯特（Albrecht Neubert）列出的五種翻譯能力指標：語言能力、語篇能力、主題知識能力、文化能力、轉換能力，以轉換能力最為重要。（6-10）在他看來，主題知識是無窮盡的，譯者需要具備的能力是如何適時找到必要的資訊，包括諮詢專家；但不必自己變成專家。（10）¹³

第二種常見的看法與第一種是一體兩面，也就是認為外

¹² 傅大為曾提及他注意到翻譯問題的起源，是因為1999年他校訂《東方主義》一書的經驗，「校訂的理念易寫，但校訂的實際卻大費工夫，出乎我的意料之外。」（1999：17）。這也間接承認了他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不足。

¹³ 羅賓遜也有類似的看法，認為譯者的必要技能之一是「假扮成自己從未從事過的專業專家」。（148）